

散文

虚拟的同桌

■卢建端

鬼使神差。上网进入百度搜索，我打上一个人的名字。她是我的小学的同桌，何姓。

是她没错。她在某高等学府的个人资料、她发表的政治和哲学论文，以及介绍有关她煌煌成就的一些文章，使小时候留着一头及颈秀发，弯弯细细的蛾眉、扑扑闪闪的亮眼、圆圆润润的脸庞，在我的脑海绰约地浮现。

1966年小学毕业，我即被卷入“文革”的红色风暴，后来作为一名“知青”，插队闽西山区。前些年，社会上兴起的同学热，至今热度仍居高不下。接受6年的启蒙教育，混沌初开，就没书读的我，自然没有一个同学找上门来。

怎么的，我也得找一个虚拟的同学，慰藉空虚的心灵。

小学的同学，我尚记得六七个名字。而印象最深的，是从三年级起，一直与我同桌的何了。于是何成了我虚拟的对象，证实

在我精神漫游领地，至少有一个同学存在。

我和何各科的成绩优良，尤其是语文。每次班上作文评奖，第一名和第二名，在我俩之间轮流获得。那时的奖品，是两根带白色橡皮擦头的铅笔和一本精致美观的本子。班主任发奖品时，几个“红眼病”的同学凑上来，其中一个吴姓的女同学，曾酸溜溜地对我俩说，每次前两名的奖品都让我俩包干。我瞟了何一眼，不禁大喜地形诸于色。她也会扭头看我，并问我感觉怎样？性格孤僻的我，冷腔冷调地回答：不怎样。我发现几许失望，淡淡地在她的脸上。

何是市某局长大人的千金。我曾和同学上她家几次：有大厅，有几间房，有阳台。我住在“鸽子棚”里，不觉自惭形秽。大家在老鹰抓小鸡、捉迷藏……我总在一旁作壁上观。何几次招呼我加入他们踩着了鸡脖子似的大呼

小叫的游戏。面色铁灰的我，都说“不感兴趣”，很不友善地拒绝了。

上了高年级，我们都有些“情窦初开”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冷不丁地发现，何是我臆想的“偶像”，但我仍面覆秋霜，只把犹如公主般的何雪藏在心里。

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何，是在下乡之前。那时在某中学读书。而我，因为“黑帮”父亲在岛外劳动改造，成了社会上放荡不羁的浪仔。一天临近傍晚，我踩着脚踏车经过何就读的那所中学。正值放学时间，花样年华的学生潮水般地涌出校门，漫上大街。我怕被小学同学撞见，在密匝的人群中，像一尾煽着双鳍的鱼儿，瞅着缝隙地钻。这时，身后响起了一声“喂——”脆生生的呼喊，回头一看，是挽着手行走的4个女生，其中一个是何。是何发出的喊声。我连忙掉头，把车踩得滴溜溜地飞转，突破“重

围”，把何她们远远地甩掉了。

此时，网前的我，松开了手上温热的鼠标。

准确地计算，与何已37年未见。即使何站在我面前，我俩彼此也认不出来。在这个浮华躁动的年代，她的脑海里哪还有我这个生不逢时，大半生落魄潦倒，如今在社会底层里灰头土脸的小学同桌？

我只是需要何——一个虚拟的同学而已。这我已经感到满足，感到欣慰，感到躯体里滋生了一股馥郁芳香之气。

曾经的同桌何，如今只在我“虚拟”的想象里。何仍然很高贵，很受人尊重地活着，但我与她天悬地隔，已不同于一个世界。我点击了网上右上角的“X”，电脑回到首页，再点击关闭，荧屏刺眼地一闪，黑了。无一同学的我，“梦游”了一番，回到现实生活中。而何，在我虚拟的国度里，隐隐绰绰。

群石

■徐桂荣

◎冷石

淡淡
又沉重
是一块冷却的记忆
还是一团凝固的火星

◎鹅卵石

有着功利经营者的圆滑和玲珑
也像功利经营者一样
不断地被
把玩

◎阶石

本想步步高升
却阶阶被
踩在
脚下

◎礁石

如一篇尖锐的文评
突兀又锋利地崛起
使思想的泡沫瞬间搁浅
也在智者的帆上烙下惶惑的印记

◎野石

无声无息 餐露饮风
貌似淡然的隐者
却一并
享受着泥土和野花的爱情

◎沙石

不管是否曾雄居峰顶
还是正在孕育金子
仍是最卑微的一群
仍是常常被忽视

◎化石

是一瞬绝世的风姿 不忍消散
被石头砌进自己的身体
这是最好的收藏
如爱人的爱 彼此相契

◎胆结石

像一场不适宜的爱情
除之又生 说疼就疼
在胆量里隐忍着
与身体冷静的外表 抗衡

◎峰石

孤独的歌者啊
寂寞的歌者啊
你在无人能及的地方
壁立

◎琴石

那是天堂的乐师
倾慕人间的歌者
在远古的一天 来杭城听唱
从此不肯离去

小说

茶缸

■李兵

她走进办公室，把他叫出来。“老师，我送你一幅挂历，办公室人太多，你几点下班？”

他平生未接收过少女的礼物，有些受宠若惊：“不用了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中午十二点，我在东操场等你。”

她入校后，他就注意到她：她是那个地方的人……他有些喜欢她，不断帮她一些小忙儿。

同事与他开玩笑：“你还能找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！”

她低着头，把挂历递到他手里：“祝老师新年快乐！”

“谢谢你！”

“你为啥对我的茶缸感兴趣？”

“你考进咱系，我到琴房查课，第一眼就判断是你！”

“我那茶缸底的姓名，用红漆写着，和你的名字一样。”

那天，他检查新生上课情况，看到她用的钢琴上，放有已过时的白色搪瓷茶缸。“这茶缸，是20世纪的，有文物价值。”

她冲他笑了一下：“是的，老师，我一直保存着。是一位阿姨送我的。”

上世纪70年代，他的母亲到农村劳动时，看到那家农民的小女儿，喜欢自己用的白色茶缸，临走时就把它送给她了。那年月，搪瓷茶缸是一件稀罕物。她带着它，上小学，上中学，上大学都用它喝水。她要找到那位阿姨！

“请你周末去我家做客吧！”

“我一定去看阿姨！”



古桥

京明 摄

小说

反射

■高雷

大学毕业半年了，一直在家待岗。父母四处奔走，通过亲戚的朋友的亲戚，我终于被一家大机关单位的资料室录用。试用期三个月，月薪四千。如果满意，签正式合同，成为正式雇员，工资更高。

资料室科级建制，六个公务员，两个雇员。通过一段时间观察，我发现一个“现象”，包括资料室最高领导主任在内，大家都对一个叫阿香的近半百的阿姨恭敬有加，尽管阿香也是雇员。

香姨肥胖，大饼脸，哨牙，常穿碎花蚕丝裙，“胸前三包”（胸前鼓出三大块肥肉）。每当她走进办公室，吕主任第一个冲上前去请安：“香姨，今天好靓啊，人特别好看，衣服也特别好看啊。”黄副主任弹簧般从椅上弹起来，啧啧称赞：“香姨，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起码年轻三十岁，言谈举止就像二十多岁的纯情少女啊！”

香姨脸上松弛，雀斑点点。阿梅

是资料室最美丽的，总是不厌其烦赞叹：“香姨，你的皮肤多好啊，有红有白，弹得出水来，你用的是香奈尔还是雅诗兰黛啊？”阿玲是办公室最可爱的，见缝插针道：“香姨的皮肤是天生的，要弹性有弹性，要水分有水分，要色泽有色泽，可以超越时间，不会随着年龄老去而发生丝毫变化啊！”

阿香每天的工作就是拿拿报纸，扫扫地，擦擦窗，浇浇花。每当她想下楼拿报纸，吕主任必会拦住她说：“香姨，让小李去拿吧，你指挥小李干就可以了。”阿香拿起拖把想拖地，黄副主任必会抢过她的拖把说：“香姨，这种粗活由小白去干吧，你监督小白干就行了。”阿香刚拿起晾在铁丝网上的抹布，小李必会抢过抹布说：“香姨，你坐下来好好休息，我们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就可以了。”每当她走到门角，小白必会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抢过她的水壶说：“香姨，你千万别浇花，你比花还要美，如果

花看见你，会羞死的。”

每天上班，阿香提一大袋水果来吃，据传全都产自非洲或南美高山地区的进口水果。今天是火龙果，明天是奇异果，后天是蛇果，反正一月之内，同种水果绝不出现两次。因为凡属阿香的活大家抢着干，阿香每天的工作就是削水果吃。阿香最喜欢亲自削水果，而且喜欢摸削了皮的水果，据她说每天多摸削皮水果，可以让自己永远年轻漂亮。她将削皮水果一长溜摆在办公桌上，每个水果摸几次，摸得差不多了，再送给大家吃。她首先将削皮水果送到吕主任嘴边，吕主任夸赞道：“啊，太甜了，香姨削过的水果就是不一样。”再将水果送到黄副主任手上，黄副主任闭着眼睛陶醉道：“啊，太香了，真是香姨牌水果啊。”阿梅接过水果惊呼：“哎呀，香姨的玉手比水果还要美啊。”阿玲接过水果惊叹：“香姨长期吃水果，嘴唇比涂了口红还要艳丽啊。”小李接过水果，

给香姨来了个拥抱，然后咬了一口水果，媚笑道：“香姨，以后我找女朋友，一定要全方位像你。”小白捧着水果，索性在香姨的饼脸上吻了一下，然后舌头舐了舐水果，眨眼道：“留给我妈吃吧，我妈吃了香姨削的香水果，一定变得像香姨一样年轻漂亮。”我接过香姨的削皮水果，因为被香姨的双手摸得太厉害，加上裸露时间过长，水果被氧化得肮脏丑陋，我有些反胃地说：“呀呀……啊啊……”

好几次，我想模仿大家，加入到对这个老丑妇人的“合唱”，可面对那张饼脸，嘴唇动了动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次数多了，我终于得不到香姨的削皮水果了。这样清静，因为我本不想吃那些被香姨的双手蹂躏了好多遍的削皮水果。我更出色地干活，希望留住这份工作。

三个月后，试用期结束，我被辞退了。吕主任很人性的，亲自将我送出大门道：“今后如果在新单位上岗，肯定还会碰到类似香姨的同事，你一定要激活你的反射区啊！”我痛楚地问：“你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啊？”吕主任苦笑：“你还蒙在鼓里啊？香姨是我们局长的内弟的岳母啊！”